

『回去罷，你的事完了。你這樣的人是有神保護的，將來應得幸福，快回去罷！』助手說。看護婦把窗上養着的堇花取下交給西西洛：

『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，請拿了這花去當作病院的紀念罷！』

『謝謝』西西洛一手接了花，一手拭眼。『但是，我要走遠路呢，花要枯掉的。』說着將花分開了散在病牀四周：

『把這留了當作紀念罷！謝謝，阿姐！謝謝，先生！』又向着死者：

『再會……』正出口時，忽然想到如何稱呼他躊躇了一會，那五日來叫慣了的稱呼，不覺就脫口而出：

『再會！爸爸！』說着取了衣包，忍住了疲勞，倦倦地慢慢地出去。天已亮了。

鐵 工 場

十八日

潑來可西昨晚來約我去看鐵工場，今天和父親出去的時候，父親就領我到潑來可西父親的工場裏去。我們將到工場，見卡洛斐抱了個包從內跑出，衣袋裏仍是藏着許多東西，外面用外套罩着。哦！我知道了，卡洛斐時常用爐屑去掉換舊紙，原來是從這裏拿了去的！走到工場門口，潑來可西正坐在瓦磚堆上，把書擺在膝上用功呢。他一見我們，就立起招呼引導。工場寬大，裏面到處都是炭和灰，還有各式各樣的鎚子、鉗子、鐵棒及舊鐵等類的東西。屋的一隅燃着小小的爐子，有一少年在拉風箱。潑來可西的父親站在鐵砧面前，別一年青的漢子正把鐵棒插入爐中。

那鐵匠一見我們，去了帽：

『難得請過來，這位就是送小火車的哥兒！想看看我的作工的罷，就做給你看。』說着微笑。以前的那種怕人的神氣，凶惡的眼光，已經沒有了。年青的漢子一將赤紅的鐵棒取出，鐵匠就在砧上敲打起來。所做的是欄杆中的曲幹，用了大大的鎚，把鐵各方移動，各方敲打。一瞬間，那鐵棒就變成花瓣模樣，其手段的純熟，真可佩服。潑來可西很得意似地向我們看，好像在說：

『你們看！我的父親真能幹啊！』

鐵匠把這作成以後，擎給我們看：

『如何？哥兒！你可知道做法了罷？』說着把這向旁安放，另取新的鐵棒插入爐裏。

『做得真好！』父親說。『你如此勞動，已恢復了從前的元氣了罷？』

鐵匠略紅了臉，拭着汗：

『已能像從前一樣地一心勞動了。我的能改好到這地步，你道是誰的功勞？』

父親似乎一時不了解他的問話，鐵匠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兒子：

『全然託了這傢伙的福！做父親的祇管自己喝酒，像待狗樣地惡待他，他卻用了功把父親的名譽恢復了！我看見那賞牌的時候——喂！小傢伙！走過來給你父親看看！』

潑來可西跑近父親身旁，鐵匠將兒子，抱到鐵砧上，攜了他的兩手說：

『喂！你這傢伙！還不把你父親的臉揩拭一下嗎？』

潑來可西去吻他父親墨黑的臉孔，自己也惹黑了。

『好！』鐵匠說着把兒子重新從砧上抱下。

『真的！這真好哩！潑來可西！』我父親歡喜地說。

我們辭別了鐵匠父子出來，潑來可西跑近我，說了一句『對不起！』一壁將一束小釘塞入我的袋裏。我約潑來可西於謝肉節(Carnival)到我家裏來玩。

到了街路上，父親和我說：

『你會把那火車給了潑來可西，其實，那火車即使用黃金製成，裏面裝滿了珍珠，對於那孩子的孝行，還嫌是很輕微的贈品呢！』

小小的賣藝者

二十日

謝肉節快過完了，市上非常熱鬧。到處的空地裏都搭着戲法或說書的棚子。我們的窗下，也有一個布棚，從威尼斯來的馬戲班，帶了五匹馬在這裡賣藝。棚設於空地的中央，棚的一旁

停着三部馬車。賣藝的睡覺，打扮，都在這車裏。竟好像是三間房子，不過附有輪子的罷了。馬車上各有牕子，又各有煙突，不斷地出着煙。窗間曬着嬰兒的衣服，女人有時抱了嬰孩哺乳，有時弄食物，有時還要走繩。可憐！平常說起變戲法的，好像不是人，其實，他們把娛樂供給人們，很正直地過着日子哩！啊！他們是何等勤苦啊！在這樣的寒天，終日祇着了一件汗衣在布棚與馬車間奔走。立着身子喫一口或兩口的食物，還要等休息的時候。棚裏觀客集攏了以後，如果一時起了風，把繩吹斷或是把燈吹黑，一切就都完了！他們要付還觀客的戲資，謝去觀客，再連夜把棚子修好。這班戲法班中有兩個小孩。其中小的，在空地裏行走的時候，我父親看見他，知道就是這班班頭的兒子，去年在維多利亞愛馬努列館，乘馬賣藝，我們曾看見過他的。已經大了許多了，大約八歲是有了罷。他生着聰明的圓臉，墨黑的頭髮，在圓錐形的帽子外露出。小丑打扮，上衣的袖子是白的，衣上繡着黑的花樣，足上是布鞋子。那真是一個快活的小孩，大家都歡喜他，他什麼都會做。早晨起來披了圍巾去拿牛乳呀，從橫巷的暫租的馬房裏牽出馬來呀，管嬰孩呀，搬運鐵圈、踏凳、棍棒及線網呀，掃除馬車呀，點燈呀，都能夠。閒空的時候呢，卻祇是

纏在母親身邊。我父親時常從窗口去看他，祇管說起關於他的話。他的兩親似乎有許多地方也不像下等人，據說很愛他的。

晚上，我們到棚裏去看戲法，這天頗寒冷，觀客不多。可是那孩子要想使這少數的觀客歡喜，非常賣力。或從高處飛跳下地來，或拉住馬的尾巴，或獨自走繩，且在那可愛的黑臉上浮了微笑唱歌。他父親著了赤色的小衣和白色的褲子，穿了長靴，拿了鞭，看着自己的兒子玩把戲，臉上似乎帶着悲容。

我父親很替那小孩子可憐，第二天，和來訪的畫家代利斯(Delis)談起：

「他們一家真是拚命地勞動着，可是生意不好，很困苦着罷！尤其是那小孩子，我很歡喜他。可有什麼幫助他們的方法嗎？」

畫家拍着手：

「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了！請你寫些文章投寄格射諦報(Gazette)，你是個能做文章的，可將那小藝人的絕藝巧妙地描寫出來，我來替那孩子畫肖像罷。格射諦報是沒有人不看的，

他們的生意一定立刻會發達哩。」

於是，父親執了筆作起文來，把我們從窗口所看見的情形等，很有趣地、很動人地寫了；畫家又畫了一張與真面目無二的肖像，登入土曜晚報。居然，第二日的日戲，觀客大增，場中幾無容足之地。觀客手裏都拿着格射諦報，有的示給那孩子看，孩子歡喜得東西狂跳，班頭也大歡喜，因為他們的名氏一向不會被登入報裏過。父親坐在我的旁邊，觀客中很有許多相識的人，近馬的入口，有體操先生立着，就是那會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的。我的對面，『小石匠』翹着小小的圓臉孔，靠在他那大大的父親身旁。一看見我，立刻裝出兔臉來。再那面點，卡洛斐在着，他屈了手指在那里計算觀客與戲資的數目哩。靠我們近旁，那可憐的洛佩諦倚在他父親砲兵大尉身上，膝間放着拐杖。

把戲開場了。那小藝人在馬上、踏凳上、繩上，演出各樣的絕技。他每次飛躍下地，觀客都拍手，還有去摸他的小頭的，別的藝人，也交換地獻出種種的本領，可是觀客的心目中都祇有他，他不出場的時候，觀客都像很厭倦似的。

過了一會，在馬的入口的近處立着的體操先生，靠近了班頭的耳朵，不知說了些什麼。又尋人也似地把眼四顧，終而向着我們看。大約他在把新聞記事的投稿者是誰報告班頭罷。父親似乎怕受他們感謝，對我說：

『安利柯！你在這里看罷，我到外面等你。』出場去了。

那孩子和他父親談說了一會，又來獻種種的技。立在飛奔的馬上，裝出參神、水手、兵士及走繩的樣子來，每次經過我面前時，總向我看。一下了馬，就手執了小丑的帽子在場內環走，觀客有的投錢在裏面，也有投給果物的，我正預備着兩個銅元，想等他來時給他，不料他到了我近旁，不但不把帽子擎出，反縮了回去，祇目注視着我走過去了。我很不快活，心想，他爲什麼如此呢？

把戲完畢，班頭向觀客道謝後，大家都起身擁出場外。我被擠在羣衆中，正出場門的時候，覺有人觸我的手。回頭去看，原來就是那小藝人。小小的黑臉孔上垂着黑髮，向我微笑，手裏滿捧着果子。我見了他那樣子，方纔明白他的意思。

『你不肯稍取些果子嗎？』他用了他的土音說。
我點了點頭，取了二三個。

『請讓我吻你一下！』他又說。

『請吻我兩下！』我擡過頭去，他用手拭去了自己臉上的白粉，把腕勾住了我的項頸，在我頰上接了兩次吻，且說：

『這裡有一個請帶給你的父親！』

謝肉節的末日

二十一日

今天假裝行列通過，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，幸而結果沒有什麼，不曾成功了意外的災禍。桑卡洛 (San Carlo) 的空地中，聚集了不知多少的用赤花白花黃花裝飾着的人。各色各樣的假裝隊往來巡遊，有裝飾成棚子的馬車，有小小的舞臺，還有乘着小丑、兵士、廚司、水

手，牧羊婦人等的船，混雜得令人目不暇接。喇叭聲、鼓聲，幾乎要把人的耳朵震聾。馬車中的假裝隊，或飲了酒跳躍，或與行人及在牕上望着的人們攀談。同時，對手方面也竭力發出大聲來回答，有的投擲橘子果子給他們。馬車上及羣衆的頭上，祇看見飛揚着的旗幟，閃閃發光的帽子，顫動的帽羽，及搖搖擺擺的厚紙盔。大喇叭呀，小鼓呀，幾乎鬧得天翻地覆。我們的馬車入空地時，恰好在我們前面有一部四匹馬的馬車。馬上都帶着金鑲的馬具，且用紙花裝飾着。車中有十四五個紳士，扮成法蘭西的貴族，穿着發光的綢衣，頭上戴着白髮的大假面和有羽毛的帽子，腰間掛着小劍，胸間用花邊蘇頭等裝飾着。樣子很是好看。他們一齊唱着法蘭西歌，把果子投擲羣衆，羣衆都拍手喝彩起來。

這時，突然有一男子從我們的左邊來，兩手抱了一個五六歲的女孩，高高地擎出在羣衆頭上。那女孩可憐已哭得不成樣子，全身起着痲瘰，兩手顫慄着。男子擠向紳士們馬車旁去，見車中一個紳士把身前屈來注目他，他就大了聲叫說：

『替我接了這小孩，這是一個迷了路的。請你將她高擎起來，母親大概就在這近旁罷，就

會尋着她罷。除此也沒有別的方法了！』

紳士抱過小孩去，其他的紳士們也不再唱歌了。小孩拚命地哭着，紳士把假面除了，馬車緩緩地前進。

事後聽說：這時空地的那面，有一個貧窮的婦人，發狂也似地向羣衆中擠來擠去，哭着喊着：

『瑪利亞！瑪利亞！我不見了女兒了！被拐了去了！被人踏死了！』

這樣狂哭了好一會，被擠在羣衆之中，祇是來往焦躁。

車上的紳士，將小孩抱住在他用花邊蘇頭裝飾着的胸懷裏，一壁眼向四方環看，一壁逗誘着小孩，小孩不知自己落在什麼地方了，祇用手遮住了臉，啜泣得幾乎要把小胸膛裂破。這啜泣聲似乎很打擊了紳士的心了，把紳士惱得手足無措。其餘的紳士們想把果子橘子等給與小孩，幼兒卻用手推拒，愈加哭泣得厲害起來。

紳士向着羣衆叫說：『替我找尋那做母親的！』大家都向四方留心，總不見有像她母親

的人。一直到了羅馬街，始看見有一個婦人向馬車方面追趕過來。啊！那時的光景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！那婦人已不像個人相，髮也亂了，臉也歪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喉間發一種怪異的聲音——差不多分辨不出是快樂的聲音還是苦悶的聲音來，奔近車前，突然伸出兩手想去抱那小孩，馬車於是停止了。

『在這裡呢。』紳士說了將小孩吻了一下，遞給他母親手裏。母親狂也似地抱過去貼緊在胸前，可是小孩的隻手還放在紳士的手裏。紳士從自己的右手上脫下一個鑲金鋼石的指環來，很快地套在小孩指上：

『將這給了你，當作將來的嫁裝罷。』

那做母親的呆了，化石般立着不動，羣衆的喝彩聲，四方沸騰，紳士於是重新把假面戴上，同伴的又唱起歌來，馬車徐徐地從拍手喝彩聲中移動了。

盲 孩

二十四日

我們的先生大病，五年級的先生來代課了。這位先生以前曾做過盲童學校裏的教師，是校中年紀最大的先生。頭髮的白，幾乎像棉花作成的假髮，說話的調子很妙，好像在唱着悲歌。可是，講話很巧，並且熟悉種種的世事。一入教室，看見一個眼上縛着綳帶的小孩，就走近他身旁去，問他患了什麼。

『眼睛是要注意的！我的孩子啊！』這樣說。於是代洛西問先生：

『聽說先生曾做過盲童學校裏的先生，真的嗎？』

『呢，曾做過四五年。』

『可以將那里的情形講給我們聽聽嗎？』代洛西低了聲說。

先生歸到自己的位上了。

『盲童學校在維亞尼塞街哩。』可萊蒂大聲地說。

先生於是靜靜地開口了。

『你們說「盲童，盲童，」好像很是平常。你們能真懂得「盲」字的意味嗎？請想想看！盲目！什麼都不見，晝夜也不能分別，天的顏色，太陽的光，自己父母的面貌，以及在自己周圍的東西，自己手所碰着的東西，一切都不能看見。說起來竟好像是一出世就被埋在土裏，永久住在黑暗之中的樣子。啊！你們暫時眼睛閉住了看！并想像想像終身都非這樣不可的情境看！如此你們就會覺得心裏難過起來，可怕起來罷！覺得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住，要哭泣起來，或是發狂而死了罷！雖然如此，你們初到盲童學校去的時候，在休息時間中，可看見盲童在這里那里弄梵和琳呀，奏笛呀，大踏步地上下樓梯呀，在廊下或寢室奔跑呀，大聲地互相談說呀，你們也許覺得他們的境遇，並不怎樣不幸罷。其實，真正的情況，非用心細察，是不會明白的。他們在十六七歲的一期中，很多意氣旺盛的少年，好像不甚以自己的殘廢爲苦痛的。可是，我們見了他們那種高慢自矜的神情，愈可知道到他們將來覺悟自己的不幸中間，他們要經過多少的難過

啊！其中也有可憐地青着臉，似乎已覺悟到了自己的不幸的人，他們雖已覺悟，但總現出悲相，我們一定可以想見他們有暗泣的時候的。啊！諸君！這裏面有只患了二三日的眼病就盲了的，也有經過幾年的病苦，受了可怖的手術，終於盲了的。還有，出世就盲的，這竟像是生於夜的世，完全如生活在大墳墓之中了。他們不會見過人的臉是怎樣。你們試想：他們一想到自己與別人的差別，自己問自己「爲甚麼有差別啊！如果我們眼睛是亮的……」的時候，將怎樣苦悶啊！怎樣煩惱啊！

『在盲童中生活過幾年的我，記得出永遠閉鎖着眼的無光明無歡樂的那些小孩們。現在見了你們，覺得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，都不能說是不幸的。試想：意大利全國有二萬六千個盲人啊！就是說，不能見光明的有二萬六千人啊！知道嗎？如果這些人作了行列，在這窗口通過，要費四點鐘光景哩！』

先生到此把話停止了。教室立刻肅靜。代洛西問：『盲人的感覺，說是比一般人靈敏，真的嗎？』

先生說：

「是的，眼以外的感覺是很靈敏的。因為無眼可用，多用別的感覺來代替眼睛，當然是會特別熟練了。天一亮，寢室裏的一個盲童就問：「今天有太陽罷？」那最早著好了衣服的即跑出庭中，用手在空中查察日光的有無以後，跑回來回答問的說：「有太陽的。」盲童還能聽了話聲辨別出說話的人的長矮來。我們平常都是從眼色上去看別人的心，他們卻能因了聲音就會知道。他們能把人的聲音記憶好幾年，一室之中，只要有一個人在那里說話，其餘的人雖不作聲，他們也能辨別出室中的人數來。他們能碰着食匙就知其發光的程度，女的孩子則能分別染過的毛線與不染過的毛線。排成二列在街上行走的時候，普通的商店，他們能因了氣味就知道，地鴿子旋着的時候，他們只聽了那嗚嗚的聲音，就能一直過去取在手裏。他們能旋環子，跳繩，用小石塊堆築家屋，採堇花，用了各種的草很巧妙地編了做席或籃子。——他們的觸覺練習這樣敏捷，觸覺就是他們的視覺。他們最喜探摸物的形狀。領他們到了工業品陳列所去的時候，那里是許可他們摸索一切的，他們就熱心地奔去捉摸那陳列的幾何形體呀，房

屋模型呀，樂器等類，用了驚喜的神氣，從各方面去撫摸，或是把他翻身，探測其構造的式樣！在他們叫做「看」。

卡洛斐攙言，把先生的話頭打斷，問盲人是否真的工於計算的。

『真的囉。他們也學算法與讀法。讀本也有，那文字是突出在紙上的，他們用手摸了去讀。讀得很快呢！他們也能寫，不用墨水，用針在厚紙上刺成小孔，因了那小孔的排列式樣，就可代表各個字母。只要把厚紙翻身，那小孔就突出在背後，可以摸着讀了。他們用此作文、通信、數字，也用這方法寫了來計算。他們心算很巧，這因為眼睛一無所見，心專一了的緣故。盲孩讀書很熱心，一心把他記熟，連小小的學生，也能就歷史國語上的事情，大家互相議論。四五個人在長椅上坐了，彼此目不見談話的對手在那里，第一位與第三位做了一組，第二位與第四位又成了一組，大家高了聲間隔地同時談話，一句都不會誤聽。

『盲童比你們更看重試驗，又與先生也很親熱。他們能因了步聲與氣味，認識先生。只聽了先生一句話，就能辨別先生心裏是高興或是懊惱。先生稱贊他們的時候，都來扳着先生的

手或臂，高興喜樂。他們在同伴中友情又極好，總在一處玩耍。在女子的學校中，是因了樂器的種類自集團體的，有什麼梵和琳組，披亞拿組，簫笛組，各自集在一處玩弄，要使她們分離，不是容易的事。他們判斷也正確，善惡的見解也明白，聽到真正善行的話，會發出驚人的熱心來。」

華梯尼問他們善於使用樂器與否。

「非常喜歡音樂，弄音樂是他們的快樂，音樂是他們的生命。才入學的小小的盲孩，已會直立了聽三點鐘光景的演奏，他們立刻就能學會，而且用了火樣的熱心去做。如果對他們說「你音樂不好囉！」他們就很失望，但因此更拚了命去學習了。把頭後仰了，脣上綻着微笑，紅了臉，籠了情，在那黑暗的周圍中一心神往地聽着諧和的曲調：見了他們那種神情，就可知音樂是何等神聖的慰安了。對他們說，你可成音樂家，他們就發出歡聲露出笑臉來。音樂最好的——梵和琳拉得最好或是披亞拿彈得最好的人，被大家敬愛得如王侯。一遇爭執，就齊到他那里，求他批判，在他那里學音樂的小學生，把他當作父親看待，晚上就寢的時候，大家都要對他說了「請安息！」纔去寢。他們一味談着音樂的話，夜間在牀上固然，日間疲勞得要打盹的

時候，也仍用了小聲談說樂劇，音樂的名人，樂器或樂隊的事。禁止讀書與音樂，在他們是最嚴重的罰，那時他們的悲哀，使人見了不忍再將那種的責罰加於他們。好像光明在我們的眼睛裏是不能缺的東西一樣，音樂在他們也是不能缺的東西。」

代洛西問我們可以到盲童學校裏去看嗎。

『可以去看的。但是你們小孩還是不去的好。到年歲大了能完全了解這不幸，同情於這不幸了以後，纔可以去。那種光景是看了可憐的。你們只要走過盲童學校前面，常可看見有小孩坐在窗口，一點不動地浴着新鮮空氣。平常看去，好像他們正在眺望那寬大的綠野或蒼翠的山峯呢，然而一想到他們是什麼都不能見，永遠不能見這美的自然，這時你們的心就會好像受了壓迫，覺得這時你們自己也成了盲人了的罷。其中，生出就盲了的，因為開始就未曾見過世界，苦痛也就不多。至於二三月前新盲了目的，心裏記着各種事情，明明知道現在都已不能再見了，並且那心中的所記着可喜的印象，逐日地消褪下去，自己所愛的人的面影，漸漸退出記憶之外，就覺得自己的心一日一日地黑暗了。有一天，這裏面有一個，非常悲哀地和我說：

「就是一瞬間也好，讓我眼睛再亮一亮，再看看我母親的臉孔，我已記不清母親的面貌了！」母親們來望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就將手放在母親的臉上，從額以至下頤耳朵，處處撫摸，一壁還反復地呼着「母親！母親！」見了那種光景，不拘怎樣心硬的人，也不能不流了淚走開的！離開了那里，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，實是例外的事；覺得能看得見人面、家屋、天空，是過分的特權了。啊！我料你們見了他們，如果能夠，誰都寧願分出一部分自己的視力來，給那全班可憐的——太陽不替他們發光，母親不給他們臉面看的孩子們的罷！」

病中的先生

二十五日

今日下午從學校回來，順便去望先生的病。先生是因過勞了身體病了。每日授五小時的課，運動一小時，再去夜學校擔任功課二小時，喫飯只是草草地吞咽，從朝到晚一直勞動着沒有休息，所以把身體弄壞了，這些都是母親說給我聽的情形。母親在先生門口等我，我一個

人進去，在樓梯裏看見黑髮的考諦先生，就是他祇哄嚇小孩，從不加罰的先生。他張大了眼看着我，毫無笑容地用了獅子樣的聲音說可笑的話，我覺得可笑，一直到四層樓去按門鈴的時候還是笑着。僕人引我入那狹小陰暗的室裏去，我纔停止了笑。先生現在室內臥着，他臥在鐵製的牀上，鬍鬚長得深深地，一手遮在眼旁，看見了我，就用了籠着深情的聲音說：

『啊！安利柯嗎？』

我走近牀前，先生一手搭在我的肩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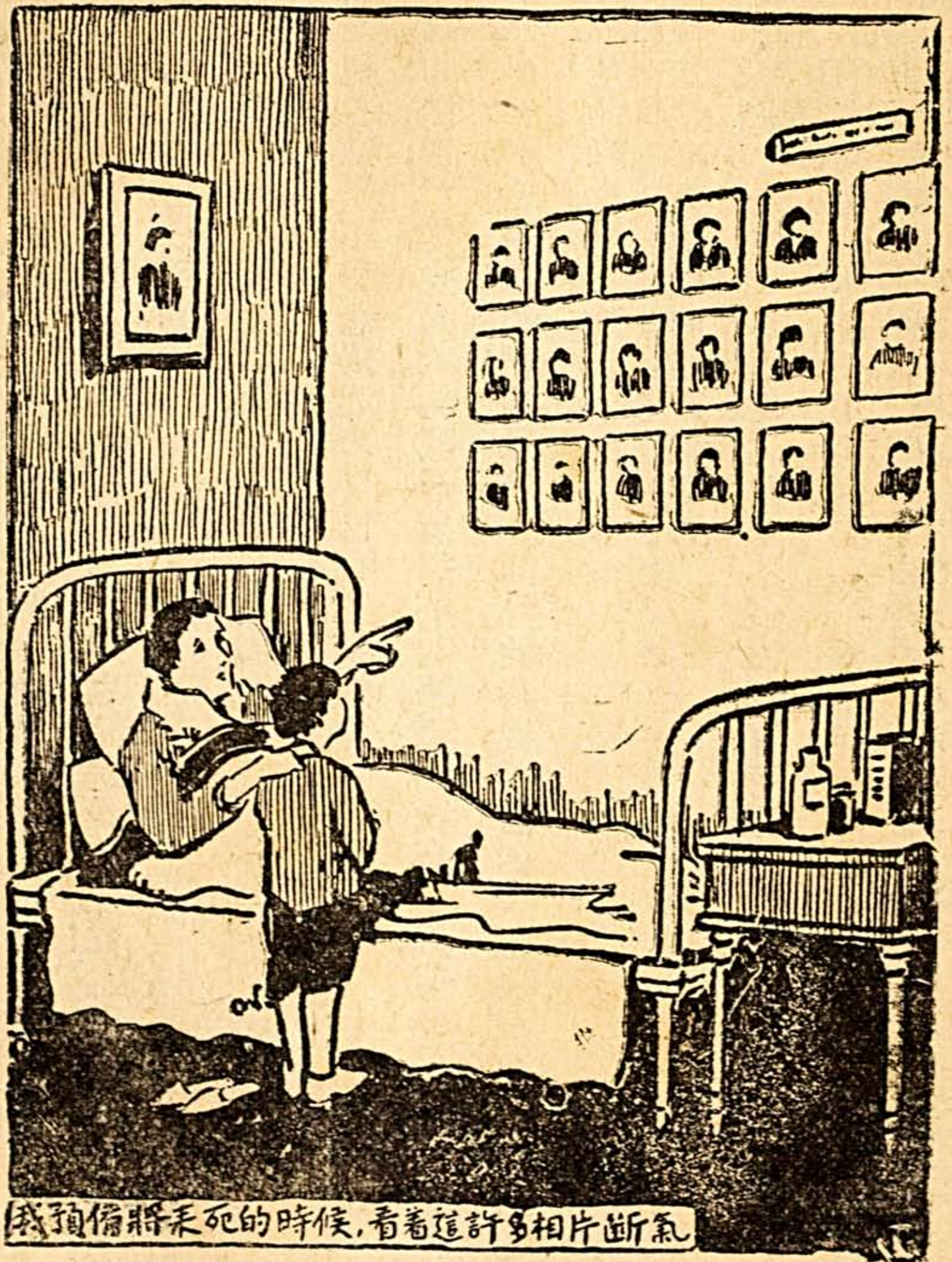
『來得很好！安利柯！我已病得這樣了！學校裏怎樣？你們大家怎樣？好嗎？啊！我雖不在那里，先生雖不在那里，你們也可以好好地用功的，不是嗎？』

我想回答說『不』，先生遮住了我的話頭：

『是的，是的，你們都看重我的！』說着太息。

我眼看着壁上掛着的許多相片。

『你看見嗎？』先生說給我聽。『這都是二十年前得着的，都是我所教過的孩子呢。個個



我預備將來死的時候，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

是好孩子。這就是我的紀念品，我預備將來死的時候，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，我的一生是在這班勇健淘氣的孩子中過了的囉。你如果卒了業，也請送我相片罷！送我的罷？」說着從桌上取過一個橘子，給我塞在手裏，說：

『沒有甚麼給你的東西，這是別人送來的。』

我凝視着橘子，不覺悲傷起來，自己也不知道爲了甚麼。

『我和你講，』先生又說。『我還望病好起來，萬一我病不好，望你用心學習算術，因爲你算術不好。要好好地用功的啊！困難只在開始的時候，不能的事是決沒有的，所謂不能者，無非是用力不足的緣故罷了。』

這時先生呼吸迫促起來，神情很苦。

『發熱呢！』先生太息了說。『我差不多沒用了！所以望你將算術，將練習問題，好好地用功！做不出的時候，暫時休息一下再做，要一一地做，但是不要心急！勉強是不好的，不要過於拚命！快回去罷！望望你的母親！不要再來了！將來在學校裏再見罷！如果不能再見面，你要將這愛』

着你的四年級的你的先生，時時記起的啊！

我要哭了。

『把頭伸些過來！』先生說了自己也從枕上翹起頭來，在我髮上接吻，且說：『可回去了！』眼睛轉向壁去看。我飛跑地下了樓梯，因為急於想投到母親懷裏去了。

街 路

二十五日

今日你從先生家裏回來的時候，我在窗口望你。你碰撞了婦人了。走街路是最要當心的呀！在街路上也有我們應守的義務，既然知道在家樣子要好，那末在街路也是同樣，街路就是萬人的家呢！安利柯！不要把這忘了！遇見老人，貧困者，抱着小孩的婦人，拄着拐杖的跛腳，負着重物的人，穿着喪服的人，總須親切地把路讓過。我們對於衰老、不幸、殘廢、勞動、死亡和慈愛的母親，應表示敬意。見人將被車子碾軋的時候，如果那是小孩，應去救

援他；是大人時候，應注意關照他。見有小孩獨自在那里哭，要問其原因；見老人落了杖，要替他拾起。有小孩在相打，替他們拉開，如果那是大人，不要近攏去。暴亂人們的相打是看不得的，看了自己也不覺會殘忍起來了。有人被警察吊着了走過的時候，雖然有許多人集在那里看，但也不該加入張望，因為那人或是冤枉被吊，也說不定的。如果有病院的昇牀正在通過，不要和朋友談天或笑，因為在昇牀中的或是臨終的病人，或竟是葬式，都說不定。明天，自己家裏或許也要有這樣的人哩！遇着排成二列走的養育院的小孩，要表示敬意。——無論所見的是盲人，是駝背者的小孩，是孤兒，或是棄兒，都要想到此刻我眼前通過着的，不是別的，是人間的不幸與慈善。如果那是可厭可笑的殘廢者，裝作不看見就好了。路上有未熄的火柴梗，應隨即踏熄，因為那是弄得不好，要釀成大事，傷人生命的東西。有人問你路，你應親切而仔細地告訴他。不要見了人笑，非必要勿奔跑，勿高叫。總之，街路是應該尊敬的，一國國民的教育程度，因了街上行人的舉動，最可看出，街上如果有不好的樣子，家裏也必定有同樣的不好的情形的。

還有，研究市街的事，也很重要。自己所住着的城市，應該加以研究。將來不得已離去了這城市的時候，如果還能把那地方明白記憶，能一一把某處某處都記出來，這是何等愉快的事呢！你的生地，是你幾年中的世界。你曾在這裡，隨着母親學步，在這裡學得第一步的知識，養成最初的情緒，求覓最初的朋友的。這地方實是生你的母親，教過你，愛過你，保護過你。你要研究這市街及其住民，而且要愛。如果這市街和住民遭逢了侮辱，你是應該竭力防禦的。

第六卷 三月

夜學校

二日

昨晚，父親領了我去參觀夜學校。校內已上了燈，勞動者漸漸從四面集來。進去一看，見校長和別的先生們正在大發其怒，據說，方纔有人投擲石子，把玻璃窗打破了。校役奔跑出去，從人羣中拖捉了一個小孩來。這時，住在對門的斯帶地跑來說：

『不是他，我看見的。投擲石子的是勿蘭諦。勿蘭諦曾對我說：「你如果去告訴，我不干休你！」但我不怕他。』

校長先生說勿蘭諦非除名不可。這時，勞動者已聚集了二三百人。我覺得夜學校真有趣，

有十二歲光景的小孩，有纔從工場回來留着鬍鬚而拿書本筆記簿的大人，有木匠，有黑臉的火夫，有手上惹了石灰的石匠，有髮上滿着白粉的麵包店裏的徒弟，漆的氣息，皮的氣息，魚的氣息，油的氣息，——一切職業的氣息都有。還有，礮兵工廠的職工，也著了軍服樣的衣服，大批地由伍長率領着來了。大家都急忙覓得了坐位，俯了頭就用起功來。

有的翻開了筆記簿到先生那里去求說明，我見那個平常叫作『小律師』的穿美服的先生，正被四五個勞動者圍牢了用筆改削着什麼。有一個染店裏的人，把筆記簿用赤色青色顏料裝飾了來，引得那跛足的先生笑了。我的先生病已愈了，明日就可依舊授課，晚上也在校裏。教室的門是開着的，由外面可以望見一切。上課以後，他們眼睛都不離書本，那種熱心，真使我佩服。據校長說，他們要想不遲時刻，大概都不喫正式晚餐，甚至於有空了腹來的。

可是，那年紀小的經過半時間光景，就要伏在桌上打盹，有一個竟將頭靠在椅上睡去了。先生用筆幹觸動他的耳朵，使他醒來。大人都不打磕睡，祇是目不轉瞬地張了口注意功課。見了那種有鬚了的人，坐在我們的小椅子上用功，真使我感動。我們又上樓去到了我一級的教

室門口，見我的坐位上坐着一位鬍鬚很多的手上縛着綳帶的人。大概是在工場中被機器傷了手的罷，慢慢地正在寫着字呢。

最有趣的，是那『小石匠』的長大的父親，他滿滿地就坐在『小石匠』的坐位上，把手托着頤，一心地在那里看書。這不是偶然的。據說，他第一夜到校裏來，就和校長商量：

『校長先生！請讓我坐在我們「兔頭」的位子裏罷！』他無論何時都稱兒子爲『兔頭』的。

父親一直陪我看到課畢，纔走去到了街上，見婦人們都抱了兒女等着丈夫從夜學校出來。在學校門口，丈夫從妻手裏抱過兒女去，把書冊筆記簿交給妻的手裏，大家一齊回家。一時街上滿了人聲，過了一會，即漸漸靜去，最後只見校長的高長瘦削的身影，向前面消失了去。

相 打

五日

這原是意中事：大約勿蘭諦因爲被校長命令退學，想對斯帶地報仇，有意在歸路上等候斯帶地的。斯帶地是每日到大街的女學校去領了妹子回家的，雪爾維姊姊一走出校門，見他們正在相打，就嚇慌了逃回家裏。據說，情形是這樣：勿蘭諦把那蠟布的帽子歪戴在左耳旁，躡趕在斯帶地的後面，故意把他妹子的頭髮向後猛拉，他妹子幾乎仰跌到地，就哭叫了起來。斯帶地急回頭去，見是勿蘭諦，那神氣好像在說『我比你大得多，你這傢伙是不敢作聲的，如果你說甚麼，就把你打倒』的樣子。

不料，斯帶地卻毫不恐怕，他雖小的，竟跳過去攬住敵人，舉拳打去。但是，還未打着，反被敵人回打得個不亦樂乎，這時街上除女學生外沒有別人，無人前去把他們拆開。勿蘭諦把斯帶地翻倒地上，拳如雨下，一瞬間斯帶地耳朵也破了，目也腫了，鼻中流出血來。雖然如此，斯帶地仍不屈服，怒罵着說：

『要殺就殺，我總不饒你！』

兩人或上或下，互相扭打。一個女子從窗口叫說：『但願小的勝！』別的也叫說：『他是保

護妹子的，打呀！打呀！打得再厲害些！』又罵勿蘭諦：『欺侮這弱者卑怯的東西！』勿蘭諦狂也似地扭着斯帶地。

『服了嗎？』

『不服！』

『服了嗎？』

『不服！』

忽然，斯帶地掀起身來，拚了命撲向勿蘭諦，用盡了力，把勿蘭諦抑倒在階石上，自己在上面騎着。

『啊！這傢伙帶着小刀呢！』旁邊一個男子叫着，跑過來想奪下勿蘭諦的小刀。斯帶地憤怒極了，忘了自己，這時已用了雙手把敵人的手臂捉住，咬他的手，小刀也就落下。勿蘭諦在手上流出血來，恰好有許多人集合了把二人拉開，勿蘭諦狠狠遁去了。斯帶地滿臉都是傷痕，一目漆黑，一面又帶着戰勝的矜誇，立在哭着的妹子身旁。有二三個女小孩替他拾集着散落在

街上的書冊和筆記簿。

『能幹！能幹！保護了妹子了。』旁人說。

斯帶地把革袋看得比相打的勝利還重。將書冊筆記簿等一一查檢，看有無遺失或破損的。用袖把書拂過，又把鋼筆的數目點過，仍藏在原藏的地方。然後像平常的態度，向妹子說：

『快回去罷！我還有一問算術未演出哩！』

學生的父母

六日

斯帶地的父親，恐自己的兒子再有遇着勿蘭諦那樣的事，今天特來迎接。其實，勿蘭諦已被送入感化院去，不會再出來了。

今天學生的父母來的很多。可萊諦的父親也到，容貌很像他兒子，是個瘦小敏捷，頭髮挺硬的人，上衣的鈕孔中帶着勳章。我差不多已把學生的父母如數認識了，有一個彎了背的老

婦人，領了在二年級的孫子，不管下雨下雪，每日總到學校裏來走四次。替孩子著外套呀，脫外套呀，整好領結呀，拍去灰塵呀，整理筆記簿呀。在這位老婦人，恐怕是除了這孫子以外，對於世界，已無別的思想了罷。還有，那被馬車碾傷了脚的洛佩諦的父親礮兵太尉，也是常來的。洛佩諦的朋友於回去時去抱洛佩諦，他父親就去返抱他們，當作還禮。如果那是著粗衣服的貧孩，更非常愛惜，向着他們道謝。

其中，也有很可憐的事：有一個紳士，原是每日領了兒子們來的。他因為一個兒子死了，一個月來，只叫女僕代理伴送。昨天偶然來校，見了亡兒的朋友，躲在屋角裏用手掩面哭泣了起來，被校長看見，就拉了他的手同到校長室裏去了。

父母之中，有的能全數記着自己兒子朋友的名氏。間壁的女學校或中學校的學生們，也有領了自己的弟弟來的。有一位以前曾做過大佐的老紳士，見學生們有書冊筆記簿掉落，就代為拾起。又在校裏，時常看見有衣服華美的紳士們和頭上包着手巾或是手上拿着籃的人，共談着校裏的事情，說甚麼：

『這次的算術題目煩難哩！』

『那個文法課今天是教不完了。』

同級中一有生病的學生，大家就都知道。病一全愈，大家就都歡喜。今天那克洛西的賣野菜的母親身邊，圍立着十個人光景的紳士及職工，探問與我弟弟同級的一個孩子的病狀。這孩子就住在賣菜的附近，正患危險的病呢。在學校裏，無論什麼階級的人，都成了平等的友人了。

七十八號的犯人

八日

昨天午後，見了一件可感動的事。這四五天來，那個賣野菜的婦人遇到代洛西，總是用了愛敬的眼色注視他。這因為代洛西自從知道了那七十八號犯人和墨水瓶的事，就愛護那賣野菜的婦人的兒子克洛西——那個一手殘廢了的赤髮的小孩——在學校裏的時候替他

幫忙，指教他所不知道的，或是送他鉛筆及紙類。代洛西對於他父親的不幸，很是感動，所以把他像自己的弟弟一般地愛待着。

賣野菜的母親，這四五天中見了代洛西，總是釘了眼睛看他。這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，是只爲兒子生存着的。代洛西是個紳士的兒子，又是級長，竟能那樣愛護自己的兒子，在她眼中看來，代洛西已成了王侯或是聖人樣的人物了。每次注視了代洛西，好像有甚麼話要說而又不敢出口的樣子。到了昨天早晨，畢竟在學校門口把代洛西叫住了，這樣說：

『哥兒，真對不起你！你把我兒子那樣愛護，不肯收受我這窮母親的紀念物嗎？』說着從菜籃裏取出小小的果子盒來。

代洛西全身統紅了，就明白地謝絕她說：

『請給了你自己的兒子罷！我是不受的。』

那婦人難爲情起來了，支吾地辯解着說：

『這不是甚麼了不得的東西，只是些微的方糖哩！』

代洛西仍舊搖着頭說『不。』

於是那婦人赧然地從籃裏取出一束蘿蔔來：

『那末，請收了這個罷！這還新鮮哩——請送與你母親！』

代洛西微笑着：

『不，謝謝！我甚麼都不要。我願盡力替克洛西幫忙，但是甚麼都不受的。謝謝！』

那婦人很慚愧地問：

『你可是動氣了嗎？』

『不，不。』代洛西說了笑着就走。

那婦人歡喜得了不得，獨語說：

『啣呀！從沒見過有這樣漂亮的好哥兒哩！』

這事總以為這樣就完了，不料午後四時光景，做母親的不來，他那瘦弱而臉上有悲容的父親來了。他叫住了代洛西，好像覺到代洛西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的樣子，把代洛西祇管注

視，用了悄然的溫和的聲音和代洛西交談：

『你愛護我的兒子，爲甚麼竟那樣地愛護他呢？』

代洛西臉紅得像火一樣，他大概想這樣說罷：

『我的愛他，因爲他不幸的緣故。又因爲他父親是不幸的人，是忠實地償了罪的人，是有真心的人的緣故。』可是究竟沒有說這話的勇氣。大約是因眼見着曾殺過人，曾住過六年監牢的犯人，心裏不免恐懼了罷。克洛西的父親似乎已覺到了這層，就附着代洛西的耳朵低聲地說，說時他差不多是震慄着的：

『你大概是愛了我的兒子，而不歡喜我這做父親的罷？』

『哪里，哪里！全沒有那樣的事。』代洛西從心底裏這樣叫了說。

於是，克洛西的父親走近攏去，想用腕勾住代洛西的項頸，終於不敢這樣，只是把手指插入那黃金色的頭髮裏撫摸了一會。又眼淚汪汪地對着代洛西，將自己的手放在口上接吻，其意好像在說，這接吻是給你的。以後他就攜了自己的兒子，急速地走了。

小孩的死亡

十三日

住在賣野菜的人家附近的那個二年級的小孩——我弟弟的朋友——死了。土曜日下午，代爾卡諦先生哭喪了臉來通知我們的先生。卡隆和可萊諦就自己請求擡那小孩的棺材。那小孩是個好孩子，上星期纔受過賞牌，和我弟弟很要好，我母親看見那孩子，總是要去抱他的。他父親戴着有兩條紅線的帽子，是個鐵路上的站役。昨天（日曜日）午後四時半，我們因送葬都到了他的家裏。

他們是住在樓下的。二年級的學生已都由母親們領帶了，手裏拿了蠟燭集在那里了。先生到者四五人，此外還有附近的鄰人們。由窗口望去，赤帽羽的女先生與代爾卡諦先生在屋子裏面啜泣，那做母親的則大聲地哭叫着。有兩個貴婦人（這是死去的孩子的朋友的母親）各拿了一個花圈也在那里。